

读四书大全说

一
函
五
册

读四书大全说

PDG

讀四書大全說卷六

船山遺書二十

衡陽王夫之譏

論語先進篇

胡氏所述閔子蘆花事猥云出自韓詩外傳今韓詩外傳
十卷固在與漢藝文志卷帙不差當無逸者卷中並無此
文蓋齊東野人之語爾宋末諸公其鄙倍乃至於此母在
一子寒母去三子單其言猥弱非先秦以上語一望而卽
可知單之爲義其正釋大也其借用盡也唐宋以前無有
作單薄用者況抑似五言惡詩而又用沈約韻耶且使如
彼所云則閔子之孝固不順乎其母矣今子曰人不閒於

其父母昆弟之言而不云父母昆弟不閒於人言故勉齋云父母昆弟之言或出於私情慶源云或溺於愛蔽於私則可以知閔子之父母昆弟其相信相愛者已先於外人而必無繼母忮害之事矣朱門弟子初不用此邪說而集註所引胡氏之言亦與黃輔符同則輯大全者所引之胡氏必卽雲峰而非文定父子可知已此說與公冶長鳥語事同一鄙穢俗儒無心無目而信之亦可哀矣至云處人倫之常者孝無可稱則以天明地察之至德要道而僅以爲窮愁失所者之畸形其害名教爲不小夫子之稱武周孟子之推曾子豈亦有不慈之父母以使得炫其名乎

易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始終字自不可作生死字
看使云原生反死故知死生之說則不待辨而自知其不
可矣所以然者言死生則兼乎氣言始終則但言其理而
已如云氣聚而生散而死可以聚爲始而散爲終乎死生
自有定期方生之日謂之生正死之日謂之死但自形氣
言之則初生者吾之始也正死者吾之終也原始反終而
知死生之說則死生所指有定而終始所包者廣矣愚於
此竊疑先儒說死生處都有病在以聖人之言而體驗之
於身心形色之間則有不然者今且可說死只是一死而
必不可云生只是一次生生既非一次生則始亦非一日

始矣莊子藏山佛氏刹那之旨皆云新故密移則死亦非
頓然而盡其言要爲不誣而所差者詳於言死而略於言
生以理言之天下止有生而無所謂死到不生處便喚作
死耳死者生之終此一句自說得不易如云生者死之始
則無是理矣又云死者人之終亦庶幾成理以人無定名
因生而得名爲人也如云生者人之始則雖差可成語而
於意又成背戾蓋因生而有人則一日之生自生之一日
其可云生者生之始乎然則嬰兒之初生而卽死者其又
爲何者之始耶生旣非死之始又不可爲生之始則始終
二字當自有義斷不可以初生之一日爲始正死之一日

爲終也要以未死以前統謂之生刻刻皆生氣刻刻皆生理雖綿連不絕不可爲端而細求其生則無刻不有肇造之朕若守定初生一日之時刻說此爲生說此爲始則一受之成型而終古不易以形言之更不須養以德言之更不待修矣異端說圜地一聲正死認著者劈初一點靈光如陶人做甕相似一出窰後便儘著只將者箇用到底去彼但欲絕聖棄知空諸所有故將有生以後德撰體用都說是閒粉黛其云一條白練去正以此爲孃生面耳古之聖人畫卦序疇於有生以後顯出許多顯仁藏用之妙故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云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云莫

非命也順受其正直是有一刻之生便須謹一刻之始到
會子易簣時也只是謹始更不可謂之慎終何嘗喫緊將
兩頭作主而丟漾下中間一大段正位作不生不死非始
非終之過脈乎書曰惠迪吉從逆凶與孟子順受其正之
說相爲表裏莫非命也則天無時無地而不命於人故無
時無地不當順受無時無地不以惠迪得吉從逆得凶若
靠定初生一日則只有迎頭一命向後更無命矣而何以
云莫非命也哉此理不達則世之爲推算之術者以生年
月日懸斷吉凶猥鄙之說昌矣凡自未有而有者皆謂之
始而其成也則皆謂之終旣生以後刻刻有所成則刻刻

有所終刻刻有所生於未有則刻刻有所始故曰曾子易
簣亦始也而非終也反諸其所成之理以原其所生之道
則全而生之者必全而歸之而欲畢其生之事者必先善
其成之之功此所謂知生而知死矣故夫子正告子路謂
當於未死之前正生之日卽境現在反求諸己求之於昊
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之中以知生之命
求之於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不顯亦臨無斃亦保之中以
知生之性求之於直養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以知生之
氣只此是可致之知只此是知之爲知之而豈令啞枯木
撮風聲向囚地一聲時討消息哉此是聖賢異端一大鐵

界限走漏一絲卽成天壤而廢仁義絕倫理之教皆其下
游之必至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此如有人問到家路程
則教以迤邐行去少一步也到不得且舉足趁著走則息
駕之日自不差耳且如子路死於孔慳他死上也分明不
錯而其陷於不義者則在仕輒之日卽此是未知生而欲
知死之一大病釋氏唯不然故說個生死事大只辦臘月
三十日一套除夕筵席卻不知除夕之前衣食全不料理
則早已凍餒而死到臘月三十日便煞鋪設焜煌也無用
處乃徒欲據元旦以知除夕不亦慎乎愚以此求之益見
聖言之正大精密與化工同其自然先儒諸說唯朱子生

理已盡安於死而無媿一語爲有津涯其餘則非愚所知而閒亂於釋老者多矣語錄有云能原始而知其聚以生則必知其後必散而死既卽釋氏假合成形之說且此氣之聚散聽之壽命者何用知之而亦何難於知乃消得聖人如許鄭重耶而朱子答之曰死便是都散了亦聊以破釋氏死此生彼之妄其於聖人之言則全無交涉所謂不揣其本而爭於末也診其受病之原只誤認一生字作生誕之日生字解而其或鄙或倍乃至於此是以辨貴明而思貴慎也

釋氏說生死有分段其語固陋乃諸儒於此撇下理說氣

而云死便散盡又云須繇造化生生則與聖人之言相背
氣不載理只隨壽命聚散倘然而生溘然而死直不消得
知生亦將於吾之生無所爲而不可矣生生雖繇造化而
造化則不與聖人同憂故須知死生之說以爲功於造化
此處了無指徵難以名言但取孟子直養無害塞乎天地
之閒兩句尋個人路則既不使造化無權而在人固有其
當自盡者夫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亦是此意蓋孟子合
理於氣故條理分明諸儒離氣於理則直以氣之聚散爲
生死而理反退聽充其說則人物一造化之芻狗矣諸儒
於此苦怕犯手故拿著個氣硬地作理會乃不知釋氏輪

迴之說原不如此詳見愚所著周易外傳當以俟之知者
夫子只許閔子之言爲中中者當於理也集註釋此自當
雙峰新安添上和悅雍容一義聖人旣不如此說且論語
一書皆經記者彙括成文非閔子當日止用此二冷語論
此一事且其云何必者則以長府之弊別有所在而不繫
於改不改不正於其本而徒然改作則不如無改之爲愈
若用之得宜則仍舊貫而亦何弊故不云不可而云何必
酌事而爲言非故爲雍容和悅也若明知其不可而故爲
緩詞則直是騎兩頭馬柔姦行徑耳以爲無與於己則何
如弗言旣已言之而又何避忌不痛不癢做欸段而匿肝

賜此小人之尤也而閔子豈其然

爲長府改錢法也詳稗疏

孔子既沒而道裂小儒抑爲支言稗說以亂之如家語孔叢子韓詩外傳新序說苑諸書真僞駁雜其害聖教不小學者不以聖言折之鮮不爲其所欺家語說苑稱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說甚猥陋夫子謂子路升堂而未入室今須看升堂入室是何地步子之論善人曰亦不入於室聖人豈有兩室而室豈有異入哉善人有善而無惡特於天德王道之精微處未盡其節文之妙止一往行去教好所以云未入於室看來子路亦是如此孟子曰可欲之謂善一欲字有褒有貶合於人心之所同然故人見可欲

而其但能爲人之所欲不能於人之所不知欲不能欲者
充實內蘊而光輝遠發則儘流俗而皆欲之矣故夫子曰
由也喭喭者粗俗也粗者不密俗者不雅未能精義入神
以利用故曰粗不知文之以禮樂而好惡同於流俗故曰
俗聖人雖不爲異人之行然其所以節太過文不及備陰
陽之撰者固非流俗之所能與知粗俗者雖不爲合流俗
同汚世之邪慝而稱意直行往往與眾人一種皮膚道理
相就所以他於眾覩眾聞上赫赫弈弈有以動人而求之
於天理之節文自然精密自然卓爾者深造以禮樂而後
得入則一向似不信有此理故其言曰何必讀書然後爲

學則亦不踐迹之意也唯其如此是以雖復鼓瑟亦聊以
供其判奩而不必合於先王之雅音則雖鄭衛之音且自
謂無妨一奏其於夫子之門必以先王之正聲蕩滌人心
志融洽人肌膚以導性情之和者殊爲背戾故曰奚爲於
丘之門合子路生平與夫子之言類觀之則可見矣使如
家語說苑之猥談則子路無故而常懷一殺心將與宋萬
州綽高昂彭樂之流同其凶狡則亦名教之戎首斯人之
梟鷹而何得要夫子升堂之譽哉子路好勇自在聞義必
爲聞過必改上見得勇於爲義耳初非有好戰樂殺之事
雖孔悝之難親與戎行而春秋時文武之塗未分冉有樊

遲皆嘗親御戈戟非但一子路爲然家語抑有戴雄雞佩
豸之說尤爲誣罔固非君子之所宜取信也程子曰言
其聲之不和自與聖言相符

中庸就教上說則過不及之間尙可立一中以爲則然或
問已有揣摩事理之語則過不及自就知行上見不與中
庸之顯道相對此言二子學之所至其非子夏在前面一
層子張在過背一層做審矣中庸二字必不可與過不及
相參立而言先儒於此似有所未悉說似一川字相似開
手一筆是不足落尾一筆是過中一豎是中庸則豈不大
悖中庸之爲德一全川字在內若論至到處落尾第三筆

結構方成一直到人倫之至治民如堯事君如舜方是得
中則豈有能過之者哉斯道之體與學者致道之功總不
可捉煞一定盤星但就差忒處說有過不及兩種之病不
可說是伸著不及縮著太過兩頭一般長四圍一般齊一
箇樞紐如此理會所謬非小且如河圖中宮之十五雜書
中宮之五卻是全圖全書之數與樂律家說天數五地數
六合之十一遂將六作中聲不同天垂象聖人立教固無
不然所以無過不及處只叫做至不叫做中近日天主教
夷人畫一十字其邪正墮於此今以道體言之則程子固
曰中是裏面底裏只與外相對不至者外至者裏也非裏